

The Clinical Thinking of Wilfred Bion

思想等待思想者

——比昂的临床思想

【澳】Joan & Neville Symington 著 / 苏晓波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he Clinical Thinking of Wilfred Bion

思想等待思想者

——比昂的临床思想

【澳】Joan & Neville Symington 著

苏晓波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等待思想者: 比昂的临床思想 / (澳) 琼 (Joan) 等著; 苏晓波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019-9986-6

I. ①思… II. ①琼… ②苏… III. ①精神疗法—研究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9466号

版权声明

Copyright © 1996 by Joan and Neville Symington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sychology Press,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总策划：石 铁

策划编辑：戴 婕 责任终审：杜文勇

责任编辑：戴 婕 责任监印：吴维斌

出版发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东长安街6号，邮编：100740）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1000 1/16 印张：16.50

字 数：162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19-9986-6 定价：42.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4-4887

读者服务部邮购热线电话：400-698-1619 010-65125990 传真：010-65262933

发行电话：010-65128898 传真：010-85113293

网 址：<http://www.wqedu.com>

电子信箱：[wanqianedu1998@aliyun.com](mailto:wانqianedu1998@aliyun.com)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邮购）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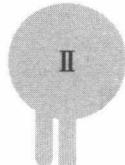
141422Y2X101ZYW

一个人的学派

据比较权威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心理治疗的学派大约有250种，也许在一段时间里某几个学派消亡了，但又增加了几个学派，所以学派的总数基本就维持在这个数字左右。在中国语言背景下，250不是一个好数字，它经常用来形容愚蠢、鲁莽和不通事理的人。

如果我们相信万事万物都有联系，特别是如果我们相信荣格的共时性的说法，那么经过一番令人头晕目眩的演绎和推理，从250种心理治疗学派的这一事实所能得出的基本结论之一就是，太在乎学派的人都是“二百五”。有一个现象可以证明这一推论，在中国漫长而频繁的战争历史中，战争的起因从来不是宗教的或者哲学思想的“学派之争”，这大约就是因为，中国人相信，为学派打仗是傻子“二百五”才干的事情。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有太强门户之见的人，实在难以生存下去。

我知道，以上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说实话，我自己都难以说服自己，除非处在荣格所说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之中。但是，有一种看法也许大家都会同意，那就是：心理治疗的学派之争，只是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产物，迟早有一天，所有的学派都会消亡，一种超



越所有学派的、整合的心理治疗方法将会诞生。

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跟传染病的出现和流行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传染源”，跟这个“传染源”接近的易感者率先“患病”，这些人又成了新的“传染源”，渐渐地“患病”人数越来越多。现代心理治疗的“传染源”在弗洛伊德那里，在他之后，很多人感染了“弗洛伊德病毒”，一百多年下来，这种也许可以被视为良性的“病毒”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并且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仍然跟传染病的流行一样，思想的“病毒”也会在宿主的变化中发生变异。在有些宿主身上，病毒的变异比较小，而在另一些有较大“创造力”的宿主身上，变异可以很大。精神分析“病毒”在克莱因那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大到直接地建构了经典的和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分水岭。而当这个“病毒”从比昂那里出来的时候，变异之大简直让我们都要怀疑它还是不是原来那个“病毒”的变种了。

比昂，这位精神分析领域最深刻的思想家，的确已经把精神分析弄得有点面目全非了。精神分析的两个最大的特点——决定论和潜意识理论，在比昂那里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怀疑他还在不在精神分析的框架里面。当然，对比昂来说，他也许并不在乎自己的思想的归属和分类，他在乎的是，每个个体的生命和经验的真实。

比昂的目标是，“基于领悟的个人化行动”，这句话展开了说，意思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对生活的感受和行动的原则。如果你是一个走进治疗室的病人，你有权利拒绝一切现有的治疗理论，因为那些理论没有考虑你独特的经验，所以不一定适合你；如果你是一个治疗师，你也可以拒绝在你出生之前产生的任何理论，因为那些理论没有涵盖你的经验和知识。归根结底，一个不那么“二百五”的学派，应该充分考虑到医患双方的独特性，才能够使治疗真正建

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每一个个体来说，没有加入他自己的经验和认识的学术思想，都是没有价值的。毕竟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生活是他自己的生活。

《思想等待思想者——比昂的临床思想》这本书的中文版，可以让我们较多地了解这位伟大思想家的生平和理论。其实两年多前，我的朋友苏晓波就把他翻译好的这本书的电子版发给了我，直到最近我才有时间仔细读它。读完后我很吃惊：这么好的一本书被翻译出来了这么久，竟然没有出版，晓波的内心已经修炼到何等淡泊的程度了！好在他没有打算继续往更高深处修炼，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本原文和翻译都堪称优美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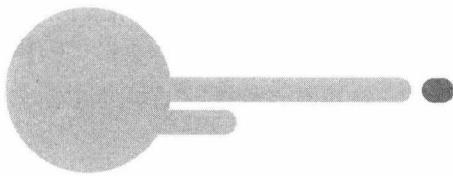
比昂是少数喜欢数学的精神分析师之一，所以他的理论使用了很多数学符号。不喜欢数学的读者，大可以忽略比昂的这个偏好。当你用你的心去读的时候，那些枯燥的数学符号自然会变成充满情感的鲜活的生命本身。

在这个世界上有50多亿人，250种心理治疗学派实在是太少了。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学派。在读完这本书、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昂这样一个人走过之后，就实在不太好意思再声称自己是哪个学派的了。当然，你还可以这样说：我属于一个学派，但这个学派只有我一个人。

曾奇峰

2007年12月29日

于深圳阳光驿站多学派同台案例督导前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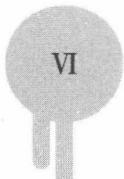
第二版译者序

听说这本书的中译本要出第二版了，几件小事不由得涌上心头。

在这本书第一版出版之后的某天，我收到一封陌生的外国人的邮件。发邮件的人自称是作者的儿子，他从澳大利亚来中国上海工作，他听说我翻译了他父母的书，就跟我联系一下。他说他从未读过父母的书，来中国之后，很想读一读中国人翻译的他父母的书。我真佩服他，中国这么大，他一个外国人居然可以找到我！我很快把中译本邮寄给他。但后来，这件事就被渐渐淡忘了。

又过了很久，一次在上海进行的国际精神分析研讨会上，我主持了一个叫做精神分析视角下的中国文化的工作坊。我把孟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与比昂的一些重要概念“O”、“♀♂”、“Link”以及“Commensal”进行了一些简单类比。不料，工作坊结束之后有一位很沉静的外国老太太找到我，问我是不是他们那本书的中国译者。我真的有点惊呆了——世界真小！

遇见我译著的作者真是意外的惊喜，我急忙准备好我的中译本，想送给那位既陌生又熟悉的外国老太太，但她已经离开上海了。惆怅中，我也并没有特别的遗憾。书虽未到，心亦达之。



也正是我们的这次邂逅，才让我知晓，自己的翻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竟然把作者的澳大利亚国籍错译成美国国籍！这件事让我念念不忘。好在现在这个译本要出第二版了，我终于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了！这件“小事大错”的峰回路转，让我有点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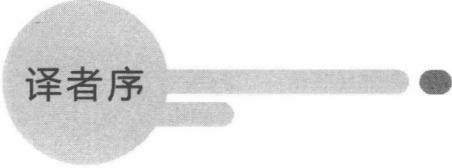
“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叫做暗物质，暗物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一样：见与不见，它都在那里。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我和比昂以及比昂思想的传播者联系在一起。这条线，忽隐忽现，有时候，你以为它已经消失了，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可能在一个令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再现。比昂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

所有的相遇，绝非偶然。尽管不必期待，邂逅总会发生。

就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我收到了台湾精神分析协会创始人蔡荣裕先生为本书台湾繁体版所做的“导读”，朴素的外表下隐藏着许多对比昂思想的深邃洞见，同时顺便也对精神分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总结。一万多字的文字量要承载这么多内容，反映了蔡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思想的深度，用“字字珠玑”来形容此篇导读绝不为过。非常荣幸的是，得到蔡先生的许可，我可以把繁体版的导读，也加入到本书中，使大家可以和台湾的读者一样，共享这种偏得的幸运。感谢这样的相遇，感谢这种偏得的幸运，感谢比昂的思想，总是能促成这种邂逅的发生。

苏晓波

2014年9月13日夜于成都芙蓉园



译者序

翻译这本书，当初并不是为了出版，只是对比昂比较偏爱。买来全套比昂英文著作的同时，也就买来这本比昂的传记来读。一边读，也就一边翻译出来，感觉很有深度，也非常实用。于是，就把译稿送给三五好友共享。当时的感觉是，中国的心理治疗界未见得有几个人真能读得懂比昂，这也许是自恋，但更大的可能是并不了解比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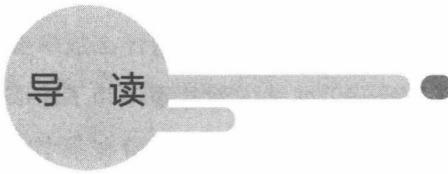
几个月前在上海和中德班的几位朋友聚会，曾奇峰（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创始人）问我：“那么好的书，为什么不出版？”我说：“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出版社会赔钱的。”奇峰斩钉截铁地说：“这么好的书，怎么会赔钱？买都买不到！”

后来，奇峰悄无声息地找好了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万千心理”。编辑们迅速且有条不紊地办妥了前期的准备工作——比昂在中国畅通无阻！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也与比昂的思想和风格相近——低调的思想，依旧具有深入和渗透内心的力量。比昂的英文著作一直是最昂贵、同时也是常卖不衰的，因为，其中有着既简单又深邃的思想，正等待着思想者去发现它。

读了《道德经》断不想写什么书，读了《思想等待思想者——比昂的临床思想》更不想说什么话，我必须打住。请大家去读、去看、去想吧！

苏晓波

2007年12月于哈尔滨



导 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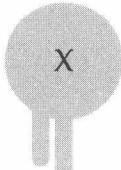
未来二十年最重要的故事之一

比昂的未来至少还有二十年

《思想等待思想者——比昂的临床思想》是一本关于精神分析史的故事的书。

本篇文章虽然名为导读，但对比昂的概念无意也不可能做出充分说明，而是以比昂的论点所引发的复杂反应为焦点。因为在国际精神分析界里，比昂的论点和他的故事，是在某种气氛里，被逐渐地探索和说明。

《思想等待思想者——比昂的临床思想》讲述的是英国精神分析师比昂 (Wilfred Bion) 的个人故事和思想。很确定的是，在精神分析的文献史里，比昂的论点几乎会是未来至少二十年里最重要的论点之一。他的论点逐渐发酵后，将会引发更多的人从更多的角度来解读他的作品。他的著作很多，加上内容复杂，有些甚至难以理解，因此在精神分析史里，比昂的思想将会被解读成什么样子，在 2015 年的今天仍难以预测。但可以预测的是，比昂势必会和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或克莱因 (Melanie Klein) 同列重要的位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也在说故事¹里，发现了自己不曾看见，或者曾看见很介意或毫不在意的事，却可能突然有了不同的意义和感受。我们很难预期，什么故事会产生这种变化？或者什么故事会有新的意义或变得毫无意义？但是我们仍继续说着故事，为了让朋友们，也为了让下一代了解这些故事。也许让后人知道曾有某个人物活过，他们可能立下了一些丰功伟业，或者只想要让后代知道，曾经有个人默默工作了一辈子，不曾说过太多的话。

或者说，这是历史，可以让我学到一些美德；或者就只是说，人们有了某种心理或心智的生活。反正不管如何，我们就是要让自己，以各种可能方式，将自己的某些印记留给下一代。我们相信，这些印记自然会有它的意义，就像是一朵花的命运，生而为花，自然就是开花；就算被石头压着，也要开花，虽然外形可能会改变。但它总是在最大的可能里，开展出自己的样貌。

精神分析也是人类故事里的一环。

精神分析当然也有自己的故事，想要说给别人听，笔者还是从祖师爷弗洛伊德开始说起。毕竟，这是精神分析家族的故事，不论后续者的思想多么独特，但始终是在这个脉络下的思想。精神分析家族的光荣或破败，都得看后续者是否能有不同，甚至有更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谈的内容，就是人类心智探索的故事。

潜意识的故事

弗洛伊德引介了生本能和死本能，也许这是很生理学的起点，虽然他要谈的是心智和心理。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太过于强调生的

¹ 以说故事的比喻，作为这篇导读的方式，部分是来自于英国精神分析师米勒（Mr. David Millar）和科伯威尔（Mrs. Claire Cripwell），他们在 2014 年 10 月 21 日至 27 日期间，接受台湾精神分析学会和松德院区“思想起心理治疗中心”的邀请来台讲学。

本能，也就是性的欲望。弗洛伊德替自己辩解的说法是，他这一辈子在写文章时，都将死亡本能放在背景里，从来不曾消失过。

后来，另一位重要人物出现，她是克莱因。她的思想的主要发展地点，不再是维也纳，而是伦敦。后来，曾在伦敦发生了重要的历史争论（《弗洛伊德—克莱因论战，1941—1945》）²，那是精神分析师家族史里曾发生的一个激烈故事。克莱因生存下来了。克莱因以她的方式，替婴儿说了另外的故事；虽然婴儿是什么，也是弗洛伊德想要建构的内容。这里所说的婴儿是什么？并不是婴儿身体器官发展的故事，而是在身体器官之外一个叫作人的心智领域，它也会随着时间而发展。

所谓婴儿是什么呢？肉体版的婴儿还只会哭，但是大人们已经为他们是什么吵翻天了。当克莱因开始诉说她的版本——婴儿的心智故事时，也有人说她太注重死亡本能了。克莱因替自己所说的历史故事辩解，说她把生的本能放在她说的故事背景里。这种说法不论是否只是事后的辩解或者事先的预想，但这些说法会开启后人的论点，以不同角度重新阅读原有的故事。那些我们原以为了解的篇章，尝试是否能有新的发现。

人生故事就是这样子吧，有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但是背景也常会决定故事的走向。有些背景可能很隐蔽，甚至没有经过指指点点或说三道四，我们可能就忽略它们了。我们从更原始的场域开始说起，弗洛伊德想要替身体症状的背景故事找出它的内在脉络，再重新以追求真实的方式述说不同版本的故事。这在当年是很革命的事件，要替那些不被注意的背景找出一些故事来述说，甚至让原本是背景的故事，说着说着却变成了主要的舞台故事。

² 这本书所记录的当年的论战，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的精神分析师，仍是需要一再被思索的课题。虽然至今公开的论述还是很有限，但它所隐含的丰富性，是超乎它目前被公开的讨论和解读。

弗洛伊德说那是潜意识（或称为无意识）。弗洛伊德在当代盛行的催眠术里，尝试要走出新的路径，因此他努力陈述，以不同方式看见个案的新故事。弗洛伊德说潜意识是名词，也是形容词。如果是名词，意味着有一个领域叫作潜意识，存在于某个地方。但是它在哪里呢？有什么身体器官，是容纳这些潜意识的地方吗？这当然仍是一个值得议论的课题。

对人类自恋的冲击

如果精神分析还存在于人类的文明史里，不论如何，当故事被说出来后，例如，人类文明史的鬼或吸血鬼的故事，弗洛伊德认为他所说出来的故事，将对人的自恋造成重大打击。

因为人如果以为人的世界，是意识可以掌握的世界，而当有人硬要说有一个大家还不知道的世界，不但命名它为潜意识，还说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故事，将会更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这个光明可见的世界时，这些想法本身对人是多么大的冒犯啊！一如更早的历史故事，伽利略说太阳才是主体，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这个故事太惊悚了，甚至将危及伽利略的身家性命和他作为人的名誉。达尔文还宣称，人是从动物演变而来的，这个故事在当时也是恐怖故事之一。虽然我们现在把它当作是常识，放进教科书里，但是它的争议其实仍存在着。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也是孩子们经常因好奇而问父母的问题。因此如果说有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左右着人的心智世界，被叫作潜意识，这可能是另一个伤害人的自尊的恐怖故事。怎么可能有我们不知道，却有重大影响的领域呢？不过，弗洛伊德和至今的精神分析师，仍持续说着这个恐怖的故事。

如果潜意识是形容词，也许就不会那么恐怖了，因为它只是用来形容某些我们不知道或忘记的事情。如果是个具体存在，像名词那般存在的领域，不只是用来形容某些人或事的故事具有“潜意识的”

的意味，那么，这对人类的冲击就更重大了。

弗洛伊德为了进一步描述这个不曾被探索的领域，发展出了一些有形的工具和无形的工具。他的心智实验室是精神分析的诊疗室，里面有一张躺椅和他坐在个案背后的椅子，这是有形的工具。这是最基础素朴的元素，其他的都是多余，却是展现个人风格的材料。弗洛伊德要个案自由地说出任何浮现在脑海的事或影像，而弗洛伊德则是采取自由飘浮的注意力，不被特定的主题吸引而走入歧途。

这些技巧是他逐步发展出来的无形工具，但是更重要的材料是，来自个案的梦和症状。当他假设，梦和症状都只是舞台前的角色故事，而重点却在背景里，从这个假设出发，就让他走进了黑暗的世界。

回到弗洛伊德

既然有勇气走进黑暗世界，就需要再找出其他工具，让自己可以走出来，就有了路标的必要了。弗洛伊德从文学、艺术、医学、人类学等领域，借用了一些名词作为潜意识世界的路标。例如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引进精神分析里最著名的故事。

这些被引用的词语，当然还留有它们原本的故事，在其他领域里被传说着。当被引介进入潜意识世界后，这些词语就担负着引导人们想象和了解这个不被看见的世界的故事的功能。就这样，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的发明和独特的说故事方式下，和其他学派有了复杂的联系。

至少让弗洛伊德要探索的潜意识世界，不是完全陌生的世界。因为有了早就存在的其他人的故事，可以作为引路的灯具；但也只是灯具而已，潜意识的故事另有它的逻辑。如果我们反过来，让原本的一切用其他方式来了解，那么故事也就会有新的想象方式。弗洛伊德说故事的策略，带来了人的潜意识，跟原有的世界架构出新的互动方式。也就是，相互说故事，用了自己或对方的方式，相互穿透，

相互影响。

笔者认为，精神分析仍需要不断地回到弗洛伊德，不是只以精神分析至今的话语，来分析文学、艺术、人类学等，而是回到弗洛伊德当年，从其他领域寻找语言，来标示每日的实务工作里他所不了解的内容，并尝试找出语言来形容那些内容。只有这样，才能让精神分析持续保有活力，也和其他文明史的成果有了持续的互动。

在精神分析里的建构

曾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会长的贝尔 (David Bell) 在《今日的比昂》 (*Bion Today*) (2011) 一书里³，写了一篇以《比昂：失落的现象学者》为题的文章。贝尔认为，维根斯坦 (Wittgenstein) 让哲学家再次思考他们研究的主体的性质，而比昂则是让精神分析师思考精神分析的本质，尤其是精神分析式的探索的性质。由于我们可能对精神分析的某些概念总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就像维根斯坦在哲学领域里所做的，比昂同样地对精神分析式的观察和探索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再加以省思。

这对已经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现有概念和做法，当然会造成后续的困扰。阅读比昂的文章本身常反映着这类反思，往往让阅读者常有一些很独特的冲击。贝尔表示，当比昂再重新思考“思想” (thinking) 这件事时，给我们带来了困扰，因为我们的表达马上就将被逼到语言能表达的局限里。

当年，在弗洛伊德后，克莱因出现了，对原有概念带来一些新的冲击。克莱因是精神分析史里不屈服的灵魂之一，她将她的经验

³ 摩森 (Chris Mawson) 所编辑的专书《今日的比昂》 (*Bion Today*) (2011)，是由英国精神分析学会 (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 负责训练的精神分析学院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和 Routledge 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精神分析的新图书馆”系列图书之一。

说成让大家觉得值得深思的人类故事。她在当时学术圈的争议里，尝试让小孩躺在躺椅上，但是小孩不愿配合。偶然之下，她发现小孩玩玩具的过程，可以用成人个案自由联想的方式作为模拟，从此她让后来成为典范的游戏治疗，成为另一个新的心智实验室。

因为受到弗洛伊德以及她个人前后两位分析师费伦齐 (S. Ferenczi) 和亚伯拉罕 (K. Abraham) 的理念的影响，克莱因在儿童的游戏里，看见了以前不曾被说过的故事。她说着自己的经验故事，就等于是重新述说了精神分析的故事。她所推论的婴儿心智史，也是弗洛伊德在工作生涯里的期望，在 1937 年的《在精神分析里的建构》(Construction in Analysis) 里，他仍念念不忘的精神分析任务，建构儿童早年的心智史或心理真实的历史。

克莱因借用了更多来自消化道的相关名词——从嘴巴的运动到直肠的排泄过程所发生的描述用语——来说明小孩在游戏过程的舞台上，到底可能有什么背景故事，正不自觉地发生着。这些不自觉的背景故事，不但指导着游戏怎么玩，还指导着要玩或不玩什么玩具？

克莱因说她工作的领域是“潜意识的幻想”(phantasy)，不是一般意识领域的幻想(fantasy)。当她创造了新词“潜意识的幻想”时，也意味着有别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法，但又是站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试着描写一块更大的领域，或者只是试着描写潜意识的一部分里，有什么心智活动在那里发生着。

但是使用“幻想”这个字眼，而不是全新的字眼，又意味着也有原来用语的部分意义。也就是说，是幻想，那么它的内容，是固定在某个地方吗？或者，它只是想过就过了呢？这是仍值得再细想及观察的说法。

不屈服的灵魂

反正，思想是自由的。

但是还是存在一些疑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和克莱因的潜意识幻想，是相同的世界吗？也许这不是用某种基本定义，再依事先定下的定义来做区分。这个命题得再回到他们各自所说的故事，以及后续者再重说这些故事时，会产生什么内容？这些后来的内容是新的视野，还是只是重复着老故事？

不论如何，在出发的时候，都觉得是在说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是更值得问的问题是，弗洛伊德和克莱因已经使用了不少术语，当作潜意识里的路标，每个路标周围也都围绕着一些故事。就像我们的庙宇前，人们述说着一些亲眼所见或耳闻的故事，传承着一些历史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意义。

但是总有不屈服的灵魂，再度看见了不曾被看到的东西，或者看见同样的东西时却有不同的想法。他们想用不同的名词，再说一次他们所看见的东西。当然啊，就算这样子，他们也是说着想象的故事。

例如，在摩森（Chris Mawson）编辑的《今日的比昂》一书里，英国精神分析师达汀顿（Anna Dartington）针对比昂和诗及艺术的美学课题，以“比昂和艾略特（T.S. Eliot）”为题，比较了比昂和艾略特相似的地方，作为陈述比昂的故事的方式。她强调比昂和艾略特如何将很个人化的经验，变成抽象能普及的概念，也传达了比昂的表达方式里的诗意。

这意味着，可能因为比昂所说的是经验故事，因此容易产生歧义，这些经验故事包括了很多个人化的经验，以及那些无法以一般语言来表达，唯有诗般的表达能接近那些经验。这也曾出现在弗洛伊德的想法里，他认为女性的性心理世界是黑暗大陆，可能唯有诗人能接近。

另有莎耶（Janet Sayers）在《今日的比昂》一书里，写了一章题为《比昂的转化：艺术和精神分析》，架构了一个说比昂故事的方式。